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十二

賽音諤德齊沙木斯鼎

賽音諤德齊沙木斯鼎一名烏瑪喇回回人拜阿布勒之裔其國言賽音諤德齊猶華言貴族也太祖西征沙木斯鼎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命入宿衛從征伐以

賽音諤德齊呼之而不名太宗即位授豐靖雲内三州都達嚕噶齊改太原平陽二路達嚕噶齊入為燕京斷事官憲宗即位命同塔爾琿行六部事遷燕京路總管多惠政擢採訪使帝伐蜀賽音諤德齊饋餉供億未嘗闕乏世祖即位立十路宣撫使擢燕京宣撫使中統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皆降旨獎諭至元元年置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出為平章政事莅官三年增戶九千五百六十五軍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五鈔六千二

百二十五錠屯田糧九萬七千二十一石撙節和買鈔三百三十一錠中書以聞詔賞銀五千兩仍命陝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屬並聽節制七年分鎮四川宋將昝萬壽擁彊兵守嘉定與賽音諤德齊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為侵掠萬壽心服未幾召還萬壽請置酒為好左右皆難之賽音諤德齊竟往不疑酒至左右復言未可飲賽音諤德齊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昝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嘆服八年有旨大軍

見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賽音諤德齊偕鄭鼎率兵水陸並進至嘉定獲宋將二人順流縱筏斷其浮橋獲戰艦二十八艘尋命行省事于興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帝謂賽音諤德齊曰雲南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賽音諤德齊拜受命退朝即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為圖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鈔五十萬緡金寶無算時宗王圖

古勒方鎮雲南惑于左右之言以賽音諤德齊至必奪其權具甲兵以為備賽音諤德齊聞之乃遣其子尼雅斯拉鼎先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撫循今未敢專㢡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其下曰吾幾為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蘇默烏克哈納等至賽音諤德齊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尼雅斯拉鼎偕來視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皆以名馬為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

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為宗王親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還先禀王王大悦由是政令一聽賽音諤德齊所為十二年奏雲南諸夷未附者尚多今擬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並聽行省節制又奏哈喇章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並從之十三年以所改雲南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

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無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音諤德齊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為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是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賽音諤德齊為聞于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為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值刼掠則罪及之有土吏數輩怨賽音諤德齊不已用至京師誣其

專僭數事帝顧侍臣曰賽音諤德齊憂國愛民朕洞知之此輩何敢誣告即命械送賽音諤德齊處治之既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頭拜謝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賽音諤德齊遣人諭以逆順禍福且約為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音諤德齊郊迎待之以賓禮遂乞永為藩臣蘿槃甸叛往征之

有憂色從者問故賽音諤德齊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刼虜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音諤德齊不可遣使以理諭之蘿槃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音諤德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音諤德齊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

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蘿槃主聞之曰平章寛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欵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音諤德齊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為酒食勞酋長製衣冠襪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居雲南六年至元十六年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葬鄯闡北門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齊經為文致祭其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語使者號泣震野帝思賽音諤德齊之

功詔雲南省臣盡守其成規不得輒改大德元年贈守
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咸
陽王謚忠惠子五人長尼雅斯拉鼎次哈克繖廣東道
宣慰使都元帥次呼遜次舒蘇丹額默勒建昌路總管
次巴蘇呼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尼雅斯拉鼎累官中奉大夫雲南路宣慰使都元帥至
元十六年遷帥大理以軍抵金齒蒲驃曲蠟緬國招安
夷寨三百籍户十二萬二百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歸

以馴象十二入貢詔賞金五十兩衣二襲麾下士賞銀有差會其父沙木斯鼎歿雲南省臣於諸夷失撫綏之方世祖憂之近臣以尼雅斯拉鼎為言十七年授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尋陞右丞建言三事其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箔貿易病民宜罷其一謂雲南有省有宣慰司又有都元帥府近宣慰司已奏罷而元帥府尚存行省既兼領軍民則元帥府亦在所當罷其一謂雲南官員子弟入質達官子弟當遣餘宜罷奏可二

十一年進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奏減合刺章冗官歲省俸金九百餘兩屯田課程專人掌之歲得五千兩二十二年以合刺章蒙古軍千人從皇子托歡征交趾論功賞銀二千兩二十八年進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九年卒贈推誠佐理協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封延安王子十二人巴延中書平章政事烏納爾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扎哈哩荆湖宣慰使呼遜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實迪雲南行省左丞阿榮太

常禮儀院使巴延徹爾中書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奉元王謚忠憲呼遜至元初以世臣子備宿衛世祖善其應對至元十四年授兵部郎中明年出為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南多盜往往羣聚山林刼殺行路官軍收捕失利呼遜以招安自任遣土豪持檄諭之賊二人來歸呼遜賜之冠巾且諭之曰汝昔為賊今既自歸即良民矣俾侍左右出入房闥未幾悉放還令遍諭其黨數日後招集其

為首者十輩來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顧視異常衆
悉驚怖失措呼遜命吏籍其姓名為民俾隨侍左右夜
則令卧户外時呼而飲食之各得其懽心羣盜聞之相
繼款附二十一年授雲南諸路轉運使明年轉陝西道
又明年授燕南河北道宣慰司同知尋除南京總管三
十年授兩浙鹽運使大德元年進江東道宣慰使改陝
西行臺御史中丞再改雲南行省右丞既至條具諸不
便事言于宗王請更張之王不可呼遜與左丞劉正馳

還京師詔宗王協力施行由是一切病民之政悉革而新之豪民規避徭役往往投充王府宿衛有司不勝供給呼遝按朝廷原額所無者悉籍為民去其宿衛三分之二馬龍州酋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受宣敕納賊以示信事覺宗王為左右所蔽將釋不問呼遝與劉正反覆研鞫姦狀盡得竟斬之軍糧支給地理遠近不同吏胥緣為奸呼遝籍軍戶姓名及倉廩處所為更番支給吏姦始除先是沙木斯鼎為雲南平章時建孔子廟為

學校撥田五頃以供祭祀教養及卒田為大德寺所有
吽遜按廟學舊籍奪歸之乃復下諸郡邑遍立廟學選
文學之士為之教官文風大興王府畜馬繁多悉縱之
郊敗民禾稼而牧人又在民家宿食室無寧居呼遜度
地置草場搆屋數十間使為牧所民得以安廣南酋沙
奴素彊悍宋時嘗賜以金印雲南諸部悉平獨此梗化
吽遜遣使誘至待之以禮留數月不遣酋請還呼遜曰
汝欲還可納印來酋不得已賷印以納呼遜置酒宴勞

諷令偕印入覲帝大悅大徳五年緬國主固貟不臣呼遜遣人諭之曰我老賽音諤徳齊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凡官府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為汝更之緬國主聞之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所未有令聖徳所致敢效方物既入帝賜緬國主以世子之號烏蠻等租賦歲發軍徵索乃集呼遜以利害榜諭諸蠻不遺一卒而租賦咸足俄有為飛語及符讖以惑宗王者呼遜引劉正密為奏馳報朝廷遣使臨問凡造言之

徒悉誅之呼遜偕使者還覲大德八年出為四川行省左丞改江浙行省至大元年拜榮禄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明年以母老謝職歸養又明年正月卒天歷元年贈守德宣惠敏政功臣上柱國雍國公謚忠簡子二人巴罕中慶路達嚕噶齊庫哩湖南道宣慰使

博囉哈雅

博囉哈雅輝和爾人也祖伊勒必哈雅父濟達哈雅俱以功為其國世臣博囉哈雅幼孤依舅氏家就學即能

通其國書尤精騎射年十八隨其主内附充宿衛太祖西征博囉哈雅扈從不避勞苦帝嘉其勤賜以羊馬氊帳又以吉嚕汗女舒穆嚕氏配之太祖崩諸王來會選使燕京總理財幣使還莊聖太后聞其廉謹以名求之於太宗凡中宮軍民匠户之在燕京中山者悉命統之又賜以中山店舍園田民户二十授真定路達嚕噶齊歲辛卯拜燕南諸路廉訪使佩金虎符賜民户十旋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時斷事官得專生殺多倚勢作威而

博囉哈雅小心謹密慎于用刑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博囉哈雅戒吏使擒于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毆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是時法制未定奴有罪者主得專殺博囉哈雅知其非法而不能救嘗出金贖死者數十人征討之際隸軍籍者憚于行役往往募人代之又軍前多逃歸者朝廷下制募代者杖百逃歸者死命博囉哈雅與斷

事官實濟爾按順天等路及至州縣得募人代者萬一千戶逃者十一人然募者聞命將下已潛遣家人易代募者博囉哈雅聞之歎曰募者已懼罪往易逃者因單弱思歸情皆可矜吾可不伸理耶遂奏其狀皆得輕減有丁多產富而家人不往及未至役所而即逃者則曰此而不殺何以戒後有竊妓逃者吏論當死博囉哈雅曰敗亂綱常罪固宜死此妓也豈可例論命杖之其執法平允類如此世祖即位擇信臣宣撫十道命博囉哈

雅使真定真定富民出錢貸人者不踰時倍取其息博囉哈雅正其罪使償者息如本而止後定為令中統鈔法行以金銀為本本至乃降新鈔時莊聖太后已命取真定金銀由是真定無本鈔不可得博囉哈雅遣幕僚邢澤往謂平章王文統曰昔奉太后旨金銀悉送至上京真定南北要衝之地居民商賈甚多今舊鈔既罷新鈔不降何以為政且以金銀為本豈若以民為本又太后之取金帛以賞推戴之功也其為本不亦大乎文統

不能奪立降鈔五千錠民賴以便俄遷順德等路宣慰使佩金虎符來朝帝命坐慰勞之賜以海東青鶻至元二年秋卒年六十九博囉哈雅性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自輝和爾國迎母來事之得禄不入私室幼時叔父阿勒巴哈雅欺之盡有其産及貴築室宅旁迎阿勒巴哈雅居之弟伊特格森哈雅以宿憾為言常慰諭之終無間言帝嘗賜以太府綾絹五千匹絲絮相等弟求四之一納其國賦盡與之無吝色初博囉哈雅拜廉使命下

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為姓天其以廉為吾宗之姓乎故子孫皆姓廉氏後或奏廉氏仕進者多宜稍汰去世祖曰博囉哈雅功多子孫亦朕所知非汝當預大德初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諡孝懿子希閔希憲希恕希尹希顏希愿希魯希貢希中希括孫五十三人登顯仕者代有之希憲自有傳

高智耀 子睿附

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國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

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夏亡隱賀蘭山太宗訪求河西故家子孫之賢者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歸皇子奎騰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

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内儒士徭役無有所與世祖在潛邸已聞其賢及即位召見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辯論辭累千百帝異其言鑄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户皆從之給公文為左驗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没為奴智燿奏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即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别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

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更寵賚之智耀又言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擢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謂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帝求報聘之使以折其問智耀入見請行帝問所答畫一敷對稱旨即日遣就道至上京病卒帝為之震悼後贈崇文賛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寧

國公謚文忠子睿

睿資稟直亮智燿之北使也攜之以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符寶郎出入禁闥恭謹詳雅久之授唐古衛指揮副使歷翰林待制禮部侍郎除嘉興路總管境内有宿盜白晝掠民財捕者積十數輩莫敢近睿下令不旬日生擒之一郡以寧擢江東道提刑按察使部内草竊陸梁聲言圍宣城郡將懦怯城門不開睿召責之曰寇勢方熾官先示弱民何所憑即

命密治兵衛而洞開城門聽民出入貿易自便既而寇以有備不敢進遂討平之除同僉行樞密院事遷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鹽官州民有連結黨與持郡邑短長其目曰十老吏莫敢問睿悉按以法闔境快之拜江南行臺侍御史進御史中丞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盜竊真州庫鈔三萬緡有司大索追逮平民數百人吏因為奸利睿躬自詳讞而得其情即縱遣之未幾果得真盜復拜南臺御史中丞務持大體有儒者之風焉延祐元年

卒年六十有六累贈推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寧國公謚貞簡子納麟官至太尉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大夫自有傳

特爾格

特爾格姓嘉納克氏克實密爾人克實密爾者西域築乾國也父鄂托克齊與叔父納摩俱學浮圖氏鄂托克齊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之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定宗師事納摩以鄂托

克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尊納摩為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鄂托克齊亦貴用事領克實密爾萬戶奏曰克實密爾西陲小國尚未臣服請往諭之詔偕近侍以往其國主不從怒而殺之帝為發兵誅國主元貞元年封代國公諡忠遂鄂托克齊之殁特爾格甫四歲性穎悟不為嬉戲從納摩入見帝問誰氏子對曰此鄂托克齊子也帝方食雞輒以賜特爾格特爾格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世祖即位幸

香山永安寺見書輝和爾字於壁問誰所書僧對曰國師凡子特爾格書也帝召見愛其容儀秀麗語音清亮命隷丞相博囉備宿衛先是世祖事憲宗甚親愛後以讒稍踈國師導世祖宜加敬慎遂友愛如初至是帝將用特爾格曰吾以酬國師也於是特爾格年十七詔擇貴家女妻之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為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為娶冉氏女久之命掌饔膳湯藥日益親密至元十六年特爾格奏曰武臣佩符古制也今長民

者亦佩符請省之以彰武職從之十七年進正議大夫尚膳監帝嘗諭之曰朕聞父飲藥子先嘗之君飲藥臣先嘗之今卿典朕膳凡飲食湯藥宜先嘗之又曰朕以宿衛士隸卿其可任使者疏其才能朕將用之詔賜第于大明宫之左留守段圭言逼木局不便帝曰俾居近禁闥以便召使木局稍隘又何害焉高州人言州境多野獸害稼願捕以充貢特爾格曰捕獸充貢徒濟其私耳且擾民不可聽從之十九年遷同知宣徽院事領尚

膳監有食尚食餘餅者帝察知之怒特爾格曰失餅之
罪在臣食者何與焉内府食用圓米特爾格奏曰計粳
米一石僅得圓米四斗請自今非御用止給常米帝皆
善之進中奉大夫司農寺達嚕噶齊從獵巴雅爾之地
獵人額伯爾沁射兎誤中名駝駝死帝怒命誅之特爾
格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
庾人有盜鑿秔米者罪當死特爾格諫曰臣鞫庾人其
母病盜秔欲食母耳請貸之牧人有盜割駞峯者將誅

之特爾格曰生割馳峯誠忍人也然殺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二十二年進正奉大夫奏司農寺宜陞為大司農司秩二品使天下知朝廷重農之意制可進資善大夫司農時司農供膳有司多擾民特爾格奏曰屯田則備諸物立供膳司甚便從之桓州飢民鬻子女以為食特爾格奏以官帑贖之二十四年從征納顏至蘇爾圖之地叛王塔布岱率兵奄至特爾格奏曰昔李廣一將耳尚能以疑退敵況陛下萬乘之威乎今彼衆我

寡不得地利當設疑以退之於是帝張曲盖據胡床特爾格從容進酒塔布岱按兵覘伺懼有伏遂引去帝以金章宗玉帶賜之二十九年進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輿轎入殿門帝嘗憶北征事不能悉記特爾格條舉甚詳帝悅以金束帶賜之初詔遣宋新附民種蒲萄于野馬川鴻和爾布拉之地既獻其實特爾格以北方多寒奏歲賜衣服從之成宗即位以特爾格先朝舊臣賜銀一千兩鈔十萬貫他日又賜以瑪瑙椀謂

特爾格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賜卿以卿久侍先皇故也大德元年加光祿大夫三年乞解機務從之仍授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特爾格知之俾專其事凡廩餼金帛之數皆遵世祖制詔自今懷諸王之禮悉命特爾格掌之七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平灤大水特爾格奏曰散財民聚古之道也今平灤水災不加賑恤民不聊生矣從之十年丁母憂詔奪情起復遼王托克托入朝從者執兵入大明宮

特爾格劾止之王懼謝從幸晉山饑民相望特爾格輒發廩賑之既乃陳疏自劾帝稱善不已武宗即位賜金一百兩加金紫光祿大夫遥授中書右丞相有訴寧遠王庫庫楚有逆謀者命誅之特爾格知其誣廷辯之由是得釋徙高麗二年領度支院尋賜江州稻田五千畒仁宗皇慶元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録軍國重事乃進奏世祖子惟寧遠王在宜賜還從之二年奉命詣萬安寺祀世祖感疾歸皇太后令内臣問疾特爾格附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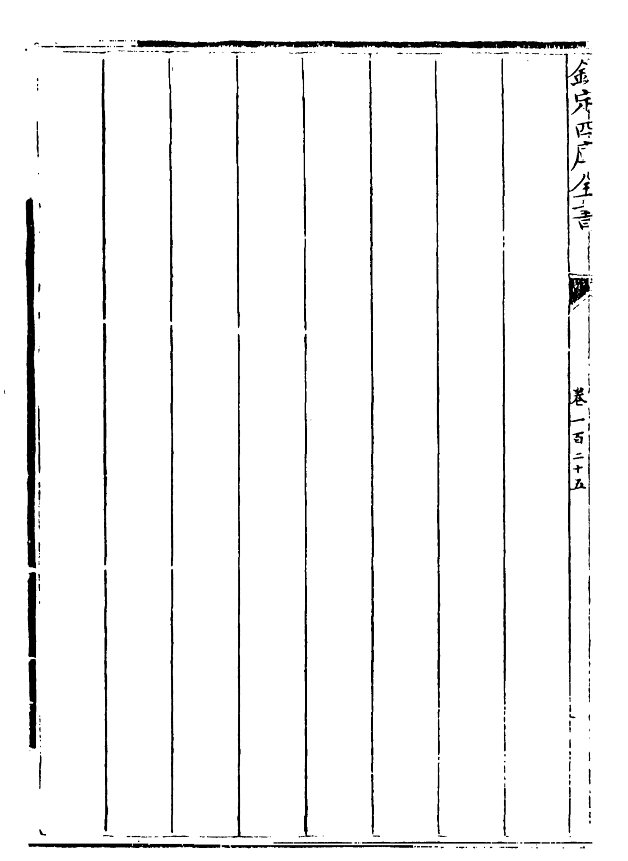
曰臣死無日願太后輔陛下布惟新之政社稷之福也是年薨賜賻禮加厚勅有司治喪事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忠穆加贈推誠守正佐理翊戴功臣封延安王改謚忠獻子六人呼察淮東宣慰使平安努太平路達嚕噶齊額實赫同知山東宣慰司事呼喇台同知真定總管府事伊克瑪勒同知都護府事重喜隆禧院副使孫八人巴延中書平章政事餘多居宿衛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尼雅斯拉昂傳從皇子托歡征交趾　原文作皇太子按世祖以裕宗為皇太子後亦未嘗更立托歡乃第九子封鎮南王以征交趾無功不許入覲不得稱太子今據本紀及各傳改

呼邏傳大德元年　原文作九年下文云大德八年此不當作九年據類編改



元史卷一百二十六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十三

安圖

安圖穆呼哩四世孫巴圖爾長子也中統初世祖追録元勲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鴻吉哩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圖對

曰安圖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恱四年執額哷布格黨千餘將置之法安圖侍側帝語之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懐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意合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秋八月拜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户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

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無以踰卿冬十月召許衡至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圖即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三年帝諭衡曰安圖尚幼未更事善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朕將擇焉衡對曰安圖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四年三月安圖奏内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

姚樞等入省議事帝曰此輩雖閒猶當優養其令入省議事五年廷臣議立尚書省以阿哈瑪特領之乃先奏以安圖宜位三公事下諸儒議商挺唱言曰安圖國之柱石若為三公是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也甚不可衆曰然事遂罷七年四月奏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各令奏事並如常制其大政令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既得旨矣今尚書一切徑奏似違前旨帝曰豈阿哈瑪特以朕信用之故爾專權耶不與卿議非是敕如前旨八

年陜西省臣伊蘇岱爾建言比因饑饉盜賊滋横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勑中書詳議安圖奏曰強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十年春三月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鴻吉哩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為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事冬十月帝諭安圖及巴延等曰近史天澤姚樞纂定新格朕已親覽皆可行之典汝等亦當一一留心參考豈無一二可增減者各令紀録促議行之時天下待報死囚五十人安圖奏其中

十三人因鬬毆殺人餘無可疑乃詔以所奏十三人免死從軍十一年奏阿哈瑪特蠹國害民數事又奏各部與大都路官多非才乞加黜汰從之十二年七月詔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太子北平王出鎮極邊在邊十年二十一年三月從王歸待罪闕下帝即召見慰勞之頓首謝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遂留寢殿語至四鼓乃出冬十一月和爾果斯罷復拜中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禄大夫二十二年右丞盧世榮敗詔與諸儒條其所

用人及所為事悉罷之二十三年夏中書奏擬漕司諸官姓名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餘皆卿等職也安圖奏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臣猥承任使若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陛下裁處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常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奏徵前吏

部尚書李昶不起復奏賜田十頃二十四年宗王納顏叛世祖親討平之宗室詿誤者命安圖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圖毅然不顧有乘間言於帝曰諸王雖有罪皆帝室近親也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良久曰汝等小人豈知安圖所為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尚書省安圖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僧格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權盡歸

尚書屢求退不許二十八年罷相仍領宿衛事三十年
春正月以疾薨于京師樂安里第年四十九雨木冰三
日世祖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喪予良弼詔
大臣監護喪事大德七年成宗制贈推忠同德翊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東平忠憲王碑曰開國
元勲命世大臣之碑子諤都岱
諤都岱器度宏達世祖時襲長宿衛父安圖殁凡賵賻
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濟蘭台先塋事母以

孝閭成宗即位拜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領太常寺事為請謚南郊攝太尉奉冊上尊號廟號皇后尊號常侍掖庭贊畫大政帝及中宫咸以家人禮待之大德六年正月甍年三十一至大二年制贈輸誠保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東平王謚忠簡子拜珠自有傳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博囉哈雅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九

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既獲時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得免死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為幼也即送繫府獄杖之皆奇其有識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絶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懐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希憲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希憲曰汝

以我為不能耶但吾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連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為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彊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為根本計國制為士者無隷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為儒有民妻與卜者厭詛其夫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卜者宜減死希

憲議當伏法已而大雨立應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闢右居數歲讒者謂王府人多專擅不法至是命阿勒達爾劉太平檢覈所部用酷吏分領其事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有罪固當獨任僚屬何預及事竟卒無獲罪者已未憲宗駐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贖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訃音至希憲啟曰

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令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且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對曰劉太平和囉海在關右琿塔哈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儻倚關中形勝設有異謀漸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額埒布格搆亂北邊遣托果斯發兵河

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槃嘗奉莊聖太后命侍額呼布格講讀托果斯怒槃不附己械之希憲訪槃於獄言於世祖而釋之世祖命希憲賜膳於宗王塔齊爾希憲即以己意白王宜首建翊戴之謀王然之許以身任其事歸啟其言世祖曰若此重事卿何不懼之甚耶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曰額呼布格於殿下為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或覬望神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世祖然之明日

即位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倎久留京師今聞其父死宜立為王遣還國以恩結之又言鄂兵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勅諸軍北歸帝皆從之趙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和囉海反狀皆如希憲言初分漢地為十道乃併京兆四川為一道以希憲為宣撫使太平和囉海聞之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為變後三日希憲至宣布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事官庫庫楚遣使來告琿塔哈已反殺所遣使者多羅台諭其黨密喇卜和卓於

成都奇爾台布哈於青居使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軍鄂囉官烏努呼等金帛盡起新軍且約太平和囉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召僚屬謂曰上新即位責任吾等正為今日不早為計殆將無及遣萬户劉哈瑪爾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和囉海及其黨獲之得具奸謀置於獄復遣劉哈瑪爾誅密喇卜和卓總帥汪惟正誅奇塔特布哈具以驛聞時關中無兵備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旨為辭希憲

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扎呼官巴崇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匆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為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

也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詔曰朕委卿以方面之
權事當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耨埒鄂囉官
將舉兵應琿塔哈巴崇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于乾州
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二人自分必死希憲謂僚
佐曰琿塔哈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
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别生心為害不細令因
其懼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
巴崇上策也初巴崇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莫

可禁遏及知諸校獲全耨埒鄂囉官得釋大喜過望切諭其屬出兵効力人人感悅巴崇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詣以希憲為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琿塔哈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勒達爾復自和琳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耨埒兄蘇克敦為書招耨埒於是成都帥伯嘉努與元孟古岱青居汪惟正奇徹俱遣使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諭戒之兩川諸將素憚希憲威名按堵從命琿塔哈阿勒

達爾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哲伯特穆爾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哈坦及汪惟良巴崇等合兵復戰西涼大敗之俘斬畧盡得二叛首以送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勑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户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衆又罷

解鹽户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户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寛民力竒徹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因為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為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立勳效宋將家屬之在北

者希憲歲給其糧仕于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璮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憲勲名因言文統為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為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伶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璮叛亦修城治兵潛畜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納罕代希憲行省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陛見言曰方

關陜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諜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撫御牀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拜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劉秉忠張易進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為李璮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嘗識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

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覈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建言國家自開創已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皁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于墓側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

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
事入必縗絰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哈瑪特領左右部
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莫敢問希
憲窮治其事竟以狀聞杖阿哈瑪特罷所領歸有司帝
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
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
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太
平懐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

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有內侍傳旨入朝
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
入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以致威權日
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鞫問希憲進曰天澤
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
將兵牧民悉有治効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
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果有横肆不臣者乎
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

臣等備員政事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奇徹者帝敕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奇徹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為宜詔遣使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奇徹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

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敕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哈瑪特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令繩治之如此事何由

辦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暴恣事豈可集耶阿哈瑪特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鼐智密鼎用事先朝貲累鉅萬為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既釋之矣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茍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為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鼐智密鼎耶對曰不釋鼐智密

鼎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為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即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為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哈瑪特因譏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哈瑪特與之二斤且

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國王特訥克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年詔起希憲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帝道啟朕及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為顧退托耳遼雲戶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體朕此意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

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為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買于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希憲曰上之則若自衒即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擾民為甚

希憲面諭國壻欲入奏之國壻驚愕入語公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萬五千貫還歛民之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阿爾哈雅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賜坐諭曰荆南入我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南土卑濕於卿非宜今以大事付託度卿不辭賜田以養居者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

曰臣每懼才識淺近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有詔令希憲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以進至鎮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録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

令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為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
竊若歛於民不為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
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虜病而棄之
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劵質賣妻子者
重其罪仍没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
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為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
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綱既舉乃曰教
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

屬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闗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十五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即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

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槖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惑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辦力言不可帝不悦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

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茍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中使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時至省中事有必須執奏肩輿以入可也希憲附奏曰臣疾何足惜輸忠効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諭曰上命卿領門下省無憚羣小吾為卿除之竟為阿哈瑪特所沮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

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

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謚如故子六人孚僉遼陽等處行中書事恪台州路總管惼中書平章政事忱邵武路總管恒御史中丞惇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從弟希賢

希賢字達夫一名珠德哈雅伯父博囉哈雅嘗曰是兒

剛果當大吾家年二十餘與從兄希憲同侍世祖出入禁中小心慎密至元初北部王拘殺使者世祖選使往諭之廷臣推希賢至則布上意辭旨條暢王悔謝為設宴贈貂裘一襲白金一笏還奏帝喜賜以御膳尋進中議大夫兵部尚書左丞相巴延伐宋既渡江至元十二年春授希賢禮部尚書佩金虎符與工部侍郎嚴忠範秘書丞柴紫芝持國書使宋三月丙戌至廣德軍獨松關守關者不知為使襲而殺之張濡以為已功受賞知

廣徳軍明年宋亡獲張濡殺之詔遣使護希賢喪歸後復籍濡家貲付其家希賢死時年二十九

元史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至一百二十九

檢討臣翁樹培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十四

巴延

巴延蒙古巴林部人曾祖蘇嚕克圖事太祖為巴林部左千户祖阿拉襲職兼斷事官平呼察有功得食其地父舒庫爾台世其官從宗王錫里庫開西域巴延長於

西域至元初錫里庫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
厲曰非諸侯王臣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之右
世祖益賢之敕以中書右丞相安圖女弟妻之若曰為
巴延婦不慚爾氏矣二年七月拜光禄大夫中書左丞
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
輔也四年改中書右丞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十年春
持節奉玉冊立燕王珍戩為皇太子十一年大舉伐宋
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

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詔改淮西行省為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巴延乃以巴延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九月甲戌朔會師于襄陽分軍為三道並進丙戌巴延與平章阿珠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户武秀為前鋒遇水濼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巴延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

諸軍畢濟癸巳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為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横鐵縆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黄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黄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後患巴延曰用兵緩急我則知之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為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巴延阿珠殿後不滿百騎十月戊午行大澤中郢將

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巴延阿珠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巴延手殺文義擒范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獲數十人甲子次沙洋乙丑命斷事官楊仁風招之不應復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傅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裨將傅益以水軍十七人來降虎臣等又斬其軍之欲降者巴延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萬戶孟古岱生擒

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丙寅次新城令萬戶特穆爾史弼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黄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邀吕文煥與語丁卯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戊辰其總制黄順踰城出降即授招討使佩以金符令呼城上軍其部曲即縋城下居誼邀入城悉斬之已已其副都統制任寧亦降居誼終不出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遂併誅王虎臣王大用

等四人十一月丙戌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
點視其倉庫軍籍遣官鎮撫巴延不聽諭諸將不得入
城違者以軍法論阿珠使右丞阿爾哈雅來言渡江之
期巴延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珠乃自來巴延曰此
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
而去乙未軍次蔡店丁酉往觀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
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羅堡
荊湖宣撫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

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巴延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丙午軍次漢口辛亥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先遣萬戶阿嘍罕以兵拒沙蕪口逼近武磯巡視陽羅城堡徑趨沙蕪遂入大江壬子巴延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于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巴延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

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進軍陽羅堡癸丑遣人招之不應甲寅再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天下猶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爾巴延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有術者來言天道南行金木相犯若二星交過則江可渡巴延却之使勿言乃密謀於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

為擣虚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乙夘分遣右丞阿爾哈雅督萬户張宏範和斯哈雅濟達默色等先以步騎攻陽羅堡夏貴來援遂俾阿珠出其不意率萬户揚恰兒孟古岱史格賈文備四翼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遥見南岸多露沙洲阿珠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户史格一軍徑渡為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珠横身盪決血戰中流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被七創

敗走得船千餘艘遂得南岸阿珠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鬬開而復合者復四南軍阻水不得相薄遂起浮橋成列而渡阿爾哈雅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丙辰阿珠遣使馳報巴延大喜揮諸将急攻破陽羅堡斬王達宋軍大潰數十萬衆死傷幾盡夏貴僅以身免走至白虎山諸将謂貴大将不可使逸去請追之巴延曰陽羅之捷

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丁巳巴延登武磯山大江南北皆我軍也諸將稱賀巴延辭謝之阿珠還渡江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黄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為萬全計巴延從之己未師次鄂州遣吕文煥楊仁風等諭之曰汝國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汝輩何不速降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庚申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

安府來興國皆以城降程鵬飛以其軍降壬戌定新附官品級撤宋兵分隸諸將凡邊民戍卒陷入宋者悉縱遣之丁卯遣萬戶伊特格勒總管呼圖克台入奏渡江之捷分命阿嚕罕先鋒和托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留右丞阿爾哈雅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湖已巳巴延與阿珠以大軍水陸東下仰阿珠先據黄州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至黄州甲戌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陳奕降巴延承制授奕沿江大都督奕遣書至

漣水招其子巖巖降遣吕文煥陳奕以書招蘄州安撫使管景模復遣阿珠以舟師造其城下癸未巴延至蘄州景模出降即承制授以淮西宣撫使留萬戸丹達爾守之阿珠復以舟師先趨江州兵部尚書吕師夔在江州與知州錢真孫遣人來迎降丙戌巴延至江州即以師夔為江州守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數人盛飾以獻巴延怒曰吾奉聖天子明命興仁義之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知南康軍葉閶來降

殿前都指揮使知安慶府范文虎亦奉書納款阿珠遂率舟師造安慶文虎出降巴延至湖口遣千户甯玉繫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能成乃禱于大孤山神有頃風息橋成大軍畢渡二月壬寅朔巴延至安慶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文虎以其從子友信知安慶府事命萬户喬珪戍之丁未次池州都統制張林以城降戊申通判權州事趙昂發與其妻自經死巴延入城見而憐之令具衣衾葬焉宋宰臣賈似道遣宋京致書請還已

降州郡約貢歲幣巴延遣武畧將軍囊嘉特同其介阮思聰報命止京以待且使謂似道曰未渡江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諸郡皆内附欲和則當來面議也囊嘉特還乃釋宋京庚申發池州壬戌次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為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巴延命左右翼萬戸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

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軍大呼曰宋軍敗矣諸戰艦居後者阿珠促騎召之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阿珠以小旗麾何瑋李庭等並舟深入巴延命步騎左右掎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甲子攻太平州丁卯知州孟之縉及知無為軍劉權知鎮巢軍曹旺知和州王喜俱以城降庚午師次建康之龍灣

大賚將士三月癸酉宋沿江制置趙溍遁溍兄淮起兵溧陽就執而死都統徐王榮翁福等以城降命招討使索多守之知鎮江府洪起畏遁總管石祖忠以城降知寧國府趙與可遁知饒州唐震死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郡亦相繼降丙子國信使廉希賢至建康傳旨令諸將各守營壘毋得妄有侵掠希賢與嚴忠範等奉命使宋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為累使事希賢固請與之丙戌至獨松嶺果為宋人所

殺庚寅巴延遣左右司員外郎石天麟詣闕奏事世祖大悅悉可其奏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安塔哈董文炳以行樞密院駐鎮江阿珠别奉詔攻揚州江東歲饑民大疫巴延隨賑救之民頼以安宋人遣都統洪模移書徐王榮等言殺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皆邊將之罪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巴延曰彼為譎詐之計以視我之虚實當擇人以同往覘其事體宣布威德令彼速降乃命議事官張羽等持王榮荅書至

平江驛宋人又殺之四月乙丑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丁亥復命奉御額森傳旨召巴延赴闕以阿嚕罕為參政留治省事巴延至鎮江會諸將計事令各還鎮乃渡江北行入見於上都七月癸未進中書右丞相讓功于阿珠遂以阿珠為左丞相八月癸卯受命還行省付以詔書俾諭宋主乃

取道益都行視沂州等軍壘調淮東都元帥博囉罕副都元帥阿里布以所部兵泝淮而進九月戊寅會師淮安城下遣新附官孫嗣武叩城大呼又射書城中諭守將使降皆不應庚辰招討巴爾默色拒北城西門巴延與博囉罕阿里布親臨南城堡揮諸將長驅而登拔之潰兵欲奔大城追襲至城門斬首數百級遂平其南堡丙戌次寶應軍戊子次高郵十月庚戌圍揚州召諸將指授方畧留博囉罕阿里布守灣頭新堡衆軍南行壬

戌至鎮江罷行院以安塔哈董文炳同署事十一月乙亥巴延分軍為三道期會于臨安參政阿喇罕等為右軍以步騎自建康出四安趨獨松嶺參政董文炳等為左軍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澉浦華亭巴延及右丞安塔哈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壬午巴延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王宗洙遁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師勇與張彦王安節等復拒之推姚訔為守固拒數月不下巴延遣人至城下射書城中招諭勿以已降復

叛為疑勿以拒敵我師為懼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砲張弓弩晝夜攻之制西制置文天祥遣尹玉麻士龍來援皆戰死甲申巴延叱帳前軍先登豎赤旗城上諸軍見而大呼曰丞相登矣師畢登宋兵大潰拔之屠其城姚訔及通判陳炤等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巴延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以行省都事馬紹為常州尹遣蒙古軍都元帥實喇特穆爾萬戶輝圖先據無

錫州萬戸孟古岱揚恰爾巡太湖遣監戰伊克呼台招
討使索多宣撫使游顯會實喇特穆爾先趨平江庚寅
遣降人游介實奉詔書副本使於宋仍以書諭宋大臣
十二月辛丑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
皇太后書併宋之大臣與巴延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太
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
哀恕班師敢不每年進奉脩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
賈似道失信誤國耳巴延曰主上即位之初奉國書修

好汝國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無故殺害廉奉使等誰之過歟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主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失於小兒之手蓋天道也不必多言岳頓首泣不已遣掐討使綽爾齊以柳岳來使事及嚴奉使所賫國書入奏先是平江守潛說友通判胡玉等既以城降而復為宋人所據甲辰衆軍次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率衆出降庚戌遣囊嘉特同其使柳岳還臨安以孟

古岱范文虎行兩浙大都督事遣甯玉修吴江長橋不旬日而成庚申囊嘉特同宋尚書夏士林侍郎吕師孟宗正少卿陸秀夫以書來請尊帝為伯父而世修子姪之禮且約歲幣銀二十五萬兩帛二十五萬匹癸亥遣囊嘉特同師孟等還臨安遣孟古岱范文虎會阿嘍罕錫里伯取湖州知州趙良淳死之丙寅趙與可以城降巴延發平江留游顯輝圖呼圖克布哈屯兵鎮守别遣甯玉守長橋十三年正月巳巳次嘉興安撫劉漢傑以

城降留萬户呼圖克等戍之癸酉宋軍器監劉庭瑞以其宰臣陳宜中等書来即遣回乙亥宜中遣御史劉岊奉宋主稱臣表文副本及致書巴延約會長安鎮辛巳衆軍至崇德宜中又令都統洪模持書同囊嘉特来見壬午次長安鎮宜中等不至癸未進軍臨平鎮甲申次臯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同宗室保康軍承宣使尹甫和州防禦使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巴延受訖遣囊嘉特以餘慶還臨安召宋宰臣出来議降

事時宜中已遁以文天祥代爲丞相不拜自請至軍前乙酉進軍至臨安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呂文煥范文虎巡視城堡安諭軍民囊嘉特洪模來報宜中與張世傑蘇義劉師勇等以益王廣王下浙江航海而南惟謝太后及幼主在宫中巴延亟遣使諭右軍阿喇罕鄂囉齊左軍董文炳范文虎據守浙江以勁兵五千人追之不及而還丙戌禁軍士毋入城遣呂文煥持黄榜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先是三衙衛士白晝殺人閭

里小民乘亂剽掠至是民皆安之丁亥遣程鵬飛洪雙壽等入宮慰諭謝后戊子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祥樞密謝堂安撫賈餘慶内官鄧惟善來見巴延慰遣之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天祥數請歸巴延笑而不答天祥怒曰我此来為兩國大事彼皆遣歸何故留我巴延曰勿怒汝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政當與我共之令孟古岱索多館伴羈縻之令程鵬飛洪雙壽同賈餘慶易宋主削帝號降表己丑駐軍臨安

城北之湖州市遣千戶囊嘉特等以宋傳國璽入獻庚寅巴延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於浙江暮還湖州市宋宗室大臣皆來見辛卯萬戶張宏範郎中孟祺同程鵬飛以所易降表及宋主謝后諭未附州郡手詔至軍前令鎮撫唐古特罷文天祥所招募義兵二萬餘人壬辰巴延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勢命索多撫諭軍民部分諸將共守其城護其宮癸巳謝后復使人來勞問仍以溫言慰遣之甲午分置其三衙諸司

兵于各翼以俟調遣其生募等軍願歸者聽分遣蕭郁王世英等招諭衢信諸州二月丁酉遣劉頡等往淮西招夏貴仍遣别將徇地浙東西於是知嚴州方回知婺州劉怡知台州楊必大知處州梁椅並以城降命右丞張惠參政阿剌罕董文炳呂文煥入見謝后宣布德意以慰諭之辛丑宋主率文武百寮望闕拜發降表巴延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孟古岱范文虎入治府事復命張惠阿喇罕董文炳呂文煥等入城籍其軍民

錢穀之數閱實倉庫收百官誥命符印圖籍悉罷宋官府取宋主居之别室分遣新附官招諭南北兩廣四川未下州郡部分諸將分屯要害仍禁人不得侵壞宋氏山陵是日進軍浙江之滸潮不至者三日人以為天助癸卯謝后命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岊與文天祥並為祈請使楊應奎趙若秀為奉表押璽官赴闕請命巴延拜表稱賀曰臣巴延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

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臣巴延等
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
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域際丹崖而述職奄瀚
海而為家獨此島夷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
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
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為城下之盟逮凱
奏之言旋輒詐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
恩招納我叛臣盜連海三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樊

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出于自求怒致開于斯赫臣巴延等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于江表烽烟直接于錢塘尚無度德量力之心洊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謂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嚕罕取道于獨松董文炳屯師于海渚臣與安塔哈忝司中閫直指偽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已下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為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知窮蹙迭致哀鳴始則有

為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何益於實事率銳卒直抵于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之衛士崛強心在四郊之横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旛始竪其宋國主已於二月初五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兹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如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而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為壽敬陳虎

拜之詞臣巴延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戊申堅等發臨安堂不行癸丑宋福王與芮奉書于巴延辭甚懇切巴延曰爾國既以歸降南北共為一家王勿疑宜速來同預大事且遣迓之戊午夏貴以淮南降庚申命囊嘉特傳旨召巴延偕宋君臣入朝三月丁卯巴延入臨安俾郎中孟祺籍其禮樂祭器冊寶儀仗圖書庚午囊嘉特至甲戌與芮來巴延議以阿嚕罕董文炳留治行省事以經畧閩粤孟古岱以都

督鎮浙西索多以宣撫鎮浙東唐古特李庭同護送宋君臣北上乙亥巴延發臨安丁丑安塔哈等宣詔趣宋王母后入覲聽詔畢即日俱出宫惟謝后以疾獨留隆國夫人黄氏宫人從行者百餘人福王與芮沂王乃猷謝堂楊鎮而下官屬從行者數千人三學之士數百人宋主求見巴延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五月乙未巴延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御大安閣受朝降授宋主㬎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宋平得府三十七州

百二十八關監二縣七百三十三命巴延告于天地宗廟大赦天下帝勞巴延巴延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算阿珠効力臣何功之有復拜同知樞密院賜銀鼠青鼠濟遜二十襲裨校有功者百二十三人賞銀有差初海都稱兵内向詔以右丞相安圖佐皇子北安王諾木罕統諸軍於阿里瑪圖備之十四年諸王錫里濟刼北平王拘安圖脅宗王以叛命巴延率師討之與其衆遇於鄂勒歡河夾水而陳相持終日俟其懈麾軍為兩隊掩其

不備破之錫里濟走死十八年二月世祖命燕王撫軍北邊以巴延從仍諭之曰巴延才兼將相忠于所事故俾從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燕王每與論事尊禮有加是歲頒羣臣食邑詔益以藤州等處四千九百七十七戶巴延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勞之平章阿哈瑪特先百官半舍道謁巴延解所服玉鈎絛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哈瑪特謂其輕已思中傷之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帝命按之無驗

遂釋之復其任阿哈瑪特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伯奇里克默色嘗誣巴延以死罪俄以它罪誅敕巴延臨視巴延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帝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二十二年秋宗王阿濟格失律詔巴延代總其軍先是邊兵嘗乏食巴延令軍中採穆齊爾及蓿敦之根貯之人各四斛草粒稱是滅冬雨雪人馬賴以不饑又令軍士有捕塔爾巴噶之獸而食者積其皮至萬人莫知其意

既而遣使輦至京師帝笑曰巴延以邊地寒軍士無衣欲易吾繒帛耳遂賜以衣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納顏反詔巴延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納顏為設宴謀執之巴延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夏四月納顏反從世祖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將漢軍得以漢法戰納顏之黨金嘉努塔布岱進逼乘輿漢軍力戰乃皆潰卒擒納顏二十六年進金紫光禄大夫知樞密

院事出鎮和琳和琳置知院自巴延始二十九年秋宗
王莽賚特穆爾挾海都以叛詔巴延討之遇於額森呼
圖克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巴延令之曰汝寒君衣
之汝饑君食之政欲効力於此時爾於此不勉將何以
報麾諸軍進後者斬巴延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
破之莽賚特穆爾挺身走命蘇克特們德爾等追之巴
延引軍夜還至必齊克圖卒遇伏巴延堅壁不動黎明
遂引去巴延輕騎追至巴奇爾蘇克特們德爾等兵亦

至乃夾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
兵勝必禡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為牲巴延不可衆
皆歎服軍中獲諜者實都欲殺之巴延不許厚賜之遣
賫書諭莽賚特穆爾以禍福莽賚特穆爾得書感泣以
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巴延留拒之時有譖巴延久
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以御
史大夫伊實特穆爾代之居巴延于大同以俟後命伊
實特穆爾未至三驛會海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伊實

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晩也巴延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于大夫巴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伊實特穆爾至軍授以印而行時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舉酒以餞曰公去將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安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可

偏廢冬夏營駐循舊為便成宗悉從之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世祖不豫明年正月世祖崩巴延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巴延呵之曰汝將為賊耶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内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巴延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皆服其有識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閣親王有違言巴延握劍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

拜五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録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賜金銀各有差時相有忌之者巴延語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于宫前餘非所知也江南三省累請罷行樞密院成宗問于巴延時已屬疾張目對曰内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隷不便成宗是之三院遂罷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巳亥雨木氷庚子巴延薨年五十九巴延深畧善斷将二十萬衆伐宋若将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

被而已未嘗言功也大德八年特贈宣忠佐命開濟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謚忠武至正四年
加贈宣忠佐命開濟翊戴功臣進封淮王餘如故子滿
達勒僉樞密院事囊嘉特樞密副使孫沙克嘉實哩同
僉樞密院事集賢學士至治末省先塋於巴濟拉山聞
有變赴上都或勸少避之曰我與國同休戚今有難可
避乎至上都果見囚久之得釋尋拜河南江北行省平
章政事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曾孫布達實哩皆能世

其家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巴延傳巴延阿珠未及介冑　阿珠各卷皆作阿术此又訛兀术今照改

都統王達守陽羅堡　原文作陽邏按宋史及續通鑑亦時書作陽邏但此傳上下文及他傳併地理志均作邏不當歧異今照改

安撫使管景模　原文作宗模據本紀及宋史併續通鑑綱目改

范文虎亦奉旨納欵　按續通鑑綱目范文虎以城降通判夏倚死之傳書文虎之降不及夏倚之死與通傳體例不合

知和州王喜　本紀作王善必有一誤

國信使㢑希賢　原文譌希憲據希賢附傳改

唐古特　他卷原本作唐古歹此又作唐兀歹今照改

隆國夫人黃氏　按隆字原文空宋元通鑑作隆國夫人黃氏今據補

因仍保守　原文脱因字不成句據紀事本末增